

来这座城市快10年了，每年端午，我都会去超市买几个粽子。嘉兴的肉粽、北京的蜜枣粽、广东的蛋黄粽，花花绿绿的包装，味道也不差。可吃来吃去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那种缺，说不上来，像衣服少了一粒扣子，不耽误穿，却总觉得哪里不对。

直到前年端午，老乡阿芳从老家回来，给我带了几个粽子。她用保温袋裹着，一路坐高铁拎过来，到我手里时还是温的。剥开粽叶，一股熟悉的清香扑上来——不是竹叶，不是苇叶，是柊叶。老家特有的柊叶，宽大厚实，带着一种微微的奶香。粽子是斧头形状的，糯米里裹着去皮绿豆和五花肉，肉是提前腌过的，肥瘦相间。一口咬下去，绿豆的绵软混着糯米的弹牙，肥肉已经化在了米里，只剩下满口的油香。我愣在那里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
就是这个味道。

小时候在老家，家家户户包粽子都用柊叶。村口长着几丛柊叶，端午前半个月，母亲就去割回来，一片片刷洗干净，晾在竹竿上。那叶子有一股子倔脾气，不泡够时辰不肯软，



▲资料图片

一粽一乡情

文/卫正付

不煮透不肯香。隔壁阿婆说，柊叶包的粽子，放3天都不馊。那时候不懂，只觉得老家的粽子比别处的都要香。后来离开家才知道，那不是柊叶的功劳，是水土的功劳。换一片水土，同样的叶子，同样的米，就是长不出那个味道。

唐代诗人杜甫写过：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”月是一样的月，可心里总觉得故乡的

月亮更亮。粽子也是一样的粽子，可心里总觉得故乡的粽子更香。不是米好叶好，是那个地方好。是门前那棵龙眼树好，是屋后那条小河好，是母亲包粽子时额头上的汗珠好，是隔壁阿婆端着一碗粽子送过来的热气好。这些东西裹在一起，才成了那一口粽子。

我把阿芳带来的粽子分成几份，冻在冰箱里，舍不得一

次吃完。每天下班回来，打开冰箱看一眼，心里就踏实。有一回忍不住又煮了一个，坐在阳台上慢慢剥。柊叶的清香在夜里散开，我忽然想起许多年没有回去的那个村子。巷口的石磨还在不在？河边的那丛柊叶还有没有人割？小时候一起抢粽子吃的玩伴，如今散落在天南海北，怕是连粽子的味道都忘了。

苏轼写过一句：“粽叶香飘十里，对酒携樽俎。”十里太近了。我的那一缕粽香，飘了一千多公里，从南到北，穿过山河，落在一个异乡人的舌尖上，还是那样浓。

这两年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，自己包粽子。托人从老家带柊叶来，泡糯米，煮绿豆，腌五花肉。包出来的样子歪歪扭扭，可吃进嘴里，竟有几分像家乡的味道。我给阿芳送了几个，她咬了一口，眼睛亮了：“对了，就是这个味。”我们都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眶就红了。

一个粽子能有多重？不过几两米，几片叶，一根绳。可它裹着的东西，比什么都重。是故土的山水，是童年的光阴，是一村子的人围坐在一起分粽子的热闹，是离家千里也断不了的那根线。一口下去，舌尖上是故乡，喉咙里是归途。

粽叶会枯，米会生虫，可那个味道不会丢。它刻在味蕾上，藏在心尖尖里。每到端午，它就冒出来，提醒你从何处来，提醒你还有人、有地方，在等你回去。这大概就是粽子存在的意义——把说不出的想念，一口一口，吃下去，再慢慢回味。

我住在拉萨离八廓街几百米的酒店里，这里出门就有公交车，去哪儿都很方便。

酒店应该开了有些年头了，设施设备比较完善，客人很多。每去餐厅吃早点时，我都要一杯甜茶、两个馒头、一个鸡蛋。餐厅的服务员很热情，告诉我馒头、甜茶不够可以再取，甜茶要加糖也可以加上。无论晚上睡得多晚，我一定早起去喝甜茶。一杯热乎乎的甜茶，闻闻满是茶的清香和奶的醇香，喝一口，心像被融化一样。

煮好的甜茶放在保温壶里，服务员会给每个客人倒一杯。我问她做甜茶复杂吗？她说：“不复杂，把红茶放在沸水中煮后，过滤茶渣，加入牛奶，再用勺不断搅拌，放入白糖，煮开就行了。记住，甜茶一定要煮开。”

说完，她告诉我，你喜欢喝甜茶，要8点前来呀，来晚了，甜茶就没了。她说话时的笑容很灿烂。

她说得没错，我喜欢喝甜茶。

喝过甜茶，我便独自去八廓街，坐在长椅上晒太阳、发呆。一天，我正坐在长椅上发呆，一个陌生人过来，请我给他拍照，说要把现在的天空、流云拍进去。我给他拍了照片，他欣然离开。不知道照片的效果好不好，但我知道里面有天

拉萨的茶馆

文/李维丽

空，有流云。

在八廓街，我穿过一条条长长的巷子，去找那些茶馆。路上，我买4元钱的牛奶冰棍吃。冰棍放在小箱子里，和我小时候吃的两角钱的冰棍大小差不多。卖冰棍的方式也和我小时候看到的一样，卖冰棍的人背着箱子到处叫卖。那冰棍奶香浓郁，一口下去，甜甜的，冰冰的。

在措堆茶馆，一位藏族奶奶坐在我对面，一边吃藏面一边喝甜茶。她头戴灰棕色羊毡帽，穿灰色长裙、灰紫色上衣，围深灰色围裙，编两个长辫，辫子上缠着紫色、灰色的棉线。她手里端着甜茶，一脸平和，微笑着和我打招呼。

我去仓姑寺茶馆时，师傅们刚好要关门。看我一个人来，她们还是给我准备了甜茶和素包子。甜茶装在一个粉红色的保温壶里，一壶甜茶搭配一个茶杯，喝茶不限时间。素包子放在白色的盘子里，小小一颗，两口就可以吃完。整个茶馆就我一个客人，很安静。后来，我实在不好意思耽误人家的时间，把剩下的甜茶倒进杯子离开了。

拉萨的大街小巷遍布茶馆，随便进入一家，几十张桌子张张坐满了人。这桌几位爷爷奶奶边喝甜茶边聊天，那桌一位藏族阿妈边喝甜茶边吃藏面，还有几位藏族大哥侃侃而谈……茶香味儿、烟火味儿，这就是拉萨呀。

几天下来，我发现拉萨的茶馆关门时间都很早，人们喝茶的时间多集中在清晨或是午后。清晨人们用甜茶搭配糌粑、藏面一起吃，午后常常是三五好友上一家老茶馆一起喝茶。

喝茶这件事，真的很重要。空闲的时间，我还会一个人坐上公交车去找茶馆。

公交车缓缓行驶，天空、云朵、楼房、街道也跟着行驶。车里人不多，很安静。拉萨的公交车慢悠悠的，感觉坐了很长时间才到一站，还好我不着急，我身边的人好像也不急。我把脸靠在车窗上感受这座城市的气息，天空很低，仿佛伸手就可以摘到云朵。这真是一座神奇的城市。

记得那天下了公交车，七绕八绕，等我走到光明港琼甜茶馆时，茶馆已经关门，褚红色木门上挂着铜锁，痕迹斑斑。

遗憾没喝到“老光明”的甜茶，只好在门口拍了张照片留念。心想留点遗憾挺好，这也许也是好事。

在拉萨的日子，我喝酒店的甜茶、措堆茶馆的甜茶、仓姑寺茶馆的甜茶，只要遇见茶馆，就会进去坐一会儿，和当地人聊天。甜茶十几元钱一壶，一壶甜茶一个茶杯，自己倒在杯子里喝，一杯接一杯。我喜欢甜茶、酥油茶、糌粑、藏面，喜欢绿松石、红珊瑚，喜欢雪山、河流……我在八廓街买了一颗绿松石，一眼就喜欢上的那种，像爱情。

想起我的一位好友，他曾在日喀则待了好几年。他和我说过，刚来西藏的时候，最大的挑战就是环境。雪天里，水洒在地上就成了冰。后来学会吃糌粑、喝甜茶、喝酥油茶、喝青稞酒，和当地人成了最亲的人。他教我吃糌粑，要用手捏才好吃。每次朋友讲到西藏，我都能看到他眼里的光。他说，他会再回西藏。

离开拉萨前，我特意去措堆茶馆吃了碗藏面，没要甜茶，眼泪在眼圈打转……在街口的商铺买了牦牛酸奶和藏式糌粑。卖牦牛酸奶的阿姐给了我两小袋白糖，让我吃不惯的话加糖。藏式糌粑没包任何馅料，就是光光的雪白的糌粑，像雪山一样。

我带着它们，上了火车。

眷恋

文/那木拉

从浩瀚的远古而来
掠过高山与漠海

一路长奔
似风驰电掣

一声长嘶
如龙吟虎啸
穿越茫茫高原

你们初心不改
风雨兼程

让自己最原始的轮廓
若闪电划过天穹一样灼目

用卓然不群的誓言
诉说对芬芳草原的情怀
你们用亘古不变的天性
追逐宿命里的尊严

壮美伟岸的生命
在草原飒飒的金风里

一往无前
蹄声阵阵
震动草地
花瓣飘舞
零落成泥

如泣如诉的眷恋
足以氤氲开满黄花的草原